

PU

蒲

苑 敏 著

沈阳出版社



PU 蒲

苑 敏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蒲 / 苑敏著. —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441-4776-7

I. ①蒲… II. ①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5327 号

出 版 者 : 沈阳出版社

(地址 :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 110011)

网 址 :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 沈阳市华夏印刷厂

发 行 者 :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 165mm×240mm

印 张 : 13

字 数 :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李 赫

封面设计 : 霍 楷

责任校对 : 书 杰

责任监印 : 杨 旭

书 号 : ISBN 978-7-5441-4776-7

定 价 : 26.00 元

联系电话 : 024-24112447

E-mail : sy24112447@163.com

正月初六，卫生局局长丁一明召集全市卫生系统的十几位专家来局里会餐，目的是借机给各位专家拜年。民间的这一天，人们刻意把“六”和“顺”联系在一起，都争先恐后地为长辈办寿宴，希望“六六大顺”。

开饭以前，办公室主任方兰向每一位专家发红包，里面是1000元人民币。钱虽不多，但在卫生局有史以来尚属首次，况且，专家们哪一个也不差钱，专家们更看重的是局长对他们的敬重。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专家陆续向丁一明提合理化建议，主要是建议优化全市医疗资源，提出医疗改革“两头抻”的基本思路：

一头向上抻，走专业化道路，突出医疗救治优势。在条条统筹下，按不同类型的医疗学科建设一流的专科医院，这类医院要向高、精、难三个方向发展，治大病，治疑难杂症。专家的提示与丁一明不谋而合。他同样主张，在这东三省的中心城市里，建几所专科医院，以城市名字“九河”冠名。九河城里要有一流的眼科医院、一流的内科医院、一流的外科医院、一流的肿瘤医院、一流的妇婴医院、一流的生殖健康医院等。在医科大学临床医院设多学科综合性医院，专门治疗疑难杂症。这样一来，不仅方便患者就医，吸引外地患者，还能减少资源浪费，有利于解决医院重复建设、交叉建设、恶性争患者、内耗拼资源等历史遗留问题。省、市、区、县、乡、街道的现有医院不再分层设置，打破块块局限，按学科进行重组，把专业的人、财、物等资源向专业的医院归集，变多而松、多而乱为少而精、专而严。

另一头向下抻，走社区化道路，突出医疗服务功能。在块块的监控下，将现有各层次的医院做进一步的细化。经过重组后，一流的专业人才和设备向

专业医院归集，剩下的综合性医疗资源和能力要向社区归集，到街道，到社区，到乡镇，到村屯，总之是越接近大众越好，越灵活越好，越实惠越好，主要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兼有临时救治功能。

在理论上，专家和丁一明的改革是可行的，是医患双赢的路子，也符合国家有关医疗的发展方向。遗憾的是，丁一明忽略了医院资源重组对地方经济利益的冲击。他站在条条的立场上讲专业的话，而各区、县的领导们站在块块的立场上讲地方的话。

领头反对的是小城子的区委书记汪俊。当市长肖珂去小城子搞调研时，他暗自把临近的几个区委书记都召唤到小城子，几个人共同向市长表示反对医疗专业化。他们的理由是丁一明的“医疗双化”还不到时候，弄不好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他们也知道肖市长是丁一明的党校老师，因而没有恶言相加，力求避开条块敏感话题。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肖市长知道，你的学生太冒失，搞专业化会引起多数人的反对，你这做市长的老师应该管管你的学生了。

肖市长并不主管卫生工作，但丁一明搞的“两头抻”，实质是城市服务体系改革的一部分，从市长的角度出发他应该重视，从老师的角度出发，他也应该重视。丁一明一到卫生局就把市第四人民医院改成眼科医院，把第五人民医院改成骨外科医院，医患双方均受益。最受市民欢迎的是外科五院，它对交通肇事等意外伤害所造成的病人实施专门救治，不仅提高了生还比例，还减少了致残比例，两个试点一炮打响。对试点的成功，九河市五大班子都给予积极的评价，媒体也跟着热炒一番。

新官上任三把火，丁一明的第一把火可谓风光无限，得到肖市长的肯定。当初把丁一明从一个县级市调来，有人风言风语地嘲讽肖市长在用农民管专家。丁一明去他那里汇报工作，他也经常和丁一明开玩笑说：“农民来了？”“手术刀和镰刀哪个好管呀？”丁一明不以为然，也不为那些闲言碎语动心思，在校读书时这样，步入仕途依然这样。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敢想，敢做，多做，少说，往往是做在前说在后，凡是认定的东西，必须要尝试一下。他的这套路数在党校时就被老师肖珂摸透了，肖珂太了解他的学生了。

在党校时，他们经常探讨条块理论。当年的丁一明就向肖市长提出过优化城市资源改进城市服务体系的思路。作为学生，丁一明经常带着一些很前沿的问题去请教肖珂，比如什么时候条块结合？什么时候条块分割？什么时候让

条条占上风，什么时候让块块占上风？比如在发展初期，经营者应把握七分资源，管理者应把握三分资源，一旦进入发展中期，管理者就该占有四分资源，而经营者只能占有六分资源，等等。肖珂经常对丁一明说：“将来你肯定要做官，做个父母官再好好实践吧。”

丁一明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肖珂还在党校任教时，他就赢得了一次少有的县长竞聘，当上了柳西县的县长，三年之后，顺利升任柳西县委书记。不久，柳西撤县设市，许多方面有了更加宽松的政策，丁一明如鱼得水，一个县级市的书记岗位足够让他践行当年学到的一整套理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柳西市和柳西县没有什么两样，仍然由九河市管辖。九河市管辖五个城区、五个郊区、五个县、一个开发区和一个县级市。在九河市内，人们不知道柳西那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是谁，却知道柳西大米、柳西河蟹均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尤其是柳西西瓜，九河城里的人们一到夏天就想吃柳西的西瓜，仿佛吃不到柳西的西瓜，他们的夏天就不是完整的夏天似的。

实际上，柳西只有 900 亩适合西瓜生长的沙土地，西瓜的产量根本满足不了省城人的需求，附近的农民甚至是外县的农民也把自己的西瓜说成是柳西的，对西瓜一知半解的城里人就认红瓢绿皮，结果是好多人都借柳西的光，把西瓜卖个好价钱。在城里，凡是卖西瓜的商贩都在自己的西瓜堆里插个“柳西西瓜”的牌子，鱼目混珠，搞得柳西农民哭笑不得。听到这种反应，丁一明叫来农业局局长，让他马上组织人员为柳西的西瓜、河蟹和大米抢注商标，对某些养殖和种植技术申请专利，然后有偿向周边地区推广。丁一明的一句话，让那几样柳西特产有了知识产权，让柳西农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

有一次，丁一明去党校给肖珂送西瓜，肖珂问：

“你在柳西干得怎么样？我担心你不懂政治，不如来我这儿教书吧？”

丁一明得意地回答：

“干得是多是少，你吃完柳西的西瓜就知道了，你到西瓜一条街看看就知道了。”

这一年的夏天是九河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是九河人心中最纠结的一个夏天。在这个多事的漫长夏夜里，九河市的一位副市长被查出经济问题，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九河，拔出萝卜带出泥，引领这座城市前行的五大班子像漂移的冰山撞到峭壁上，悲惨地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这个都市的上层建筑像闹了八级地震一样，分崩离析的瓦砾让官员们心惊肉跳，让老百姓无所适从。恐慌中，市民到处议论那些官员的功过是非。人们像是讲故事一样，编出各种版本的情节，纷纷把原任市领导纳入自己的故事里，弄出一些不真不假的事件，把一个说成两个，把半斤说成八两，把国内的说到国外去。

对于丁一明这些区县级别的主官来说，他们不仅关注上面如何处理这些有问题的上司，更关心新的上司会是哪些人选。

丁一明猜想了很多人，可万万没猜想到他的肖老师能来当市长。更让丁一明意想不到的，在宣布书记、市长任命的当天，市里马上召开辖区党政一把手收心会。会上，肖珂市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点到了丁一明的名字。他说：

“我发现，九河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我来这一看才知道，简直就是浓缩的海啊。海在大自然里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海装进染缸里，我们都进来了，不知不觉在其中，都想往上漂，都想吸足氧，挤啊。不想遇见的可能遇见了，想遇见的可能又遇不到。我有个学生叫丁一明，在柳西当书记，我在这台上往下看，怎么也看不到他。”

台下有杂音，是轻轻的议论声，肖市长咳了一下，以示全场安静，等会场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他继续说，台下又开始静静地听。

“我的比喻也许不准确，唐书记在，一会儿可以做纠正。我想说的是，染缸就足以让大家小心了，那么染缸里可不能有污水，带菌的东西都不能有，一点一滴也不行，否则，水一浑，我们谁都看不见谁，那才是可怕的，致命的……”

挨着丁一明左右坐的是临近两个县的书记，他们在桌下搞起小动作，一人给丁一明一拳，一个小声嘀咕：

“你小子马上有好戏唱了！”

另一个也小声嘟囔：

“你家祖坟冒青烟了！”

丁一明一声不吭，当市长的老师用这种方式在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点他的名，着实让他感到惊讶。他无法理解即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二把手是怎么想的，为何要点他的名，为何要用这种方式点他的名，他更不知道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了师生关系，日后会有哪些影响，他的第一判断是喜忧参半。他已经隐

约地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定会发生变化，而且很快。

干部大会在中午就结束了。下午，人们就听说市里主要领导和常委均失去联系，有人说看见书记、市长上了市委的大巴车，那辆大巴车向城东北的九蛇山开去，九蛇山有市政府的宾馆。讲政治的人都知道，九河市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第二天，市里就公布了市属干部调整情况，而且是把党政主官的职务与名单全部刊登在《九河日报》上，市委组织部在名单下面公布了干部任前公示说明，同时又公布了联系电话。

结果是，丁一明被任命为九河市卫生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行政职级未升，但实质是进了这座城市的权力中心地带，离这座城市权力核心仅一步之遥。

在市领导眼皮底下工作，丁一明多了一份伴君如伴虎的感觉，官身不由己，沉甸甸的无奈被他默默地装进心里。

“别了，柳西！”

“别了，天高皇帝远的日子！”

离开柳西去市卫生局报到那天，丁一明在柳西与九河公路交界处下车，面朝柳西县站了许久，最后深深地鞠躬三次。

二

市卫生局的办公室主任叫方兰，作风干练，性格开朗，是个单身大姑娘，工作起来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丁一明调来以后，方兰几乎天天提前半小时上班。在卫生局，能够提前半小时上班的还有丁一明。

一天早上，方兰兴高采烈地跑向丁一明的局长室，敲门——开门——进门，别人要分三步进行的动作，她一气呵成就全部搞定。而且，不等里边的丁一明局长说“请进”，她整个人的身体已经全在门里了。坐在屋里的丁一明自然也知道，能够这样随便进他办公室的一定是方兰。

“丁局，你的散文发表了！”

方兰拿着当天的《九河日报》，喜形于色地冲着丁一明说，那种兴奋劲儿和她当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

“是吗？我还没来得及看报，是今天的？”

“今天的。”

丁一明随手翻开桌上那堆新来的报纸，稳健地找到《九河日报》，熟练地翻到文艺副刊版。《九河日报》有好多版，丁一明只关注头版的时政要闻和八版的文艺副刊。

这时，已经等不及的方兰开始大声朗读起来：

“在家乡，有一种草让我永远难忘，从童年开始，它就烙印在我记忆的深处，少儿时期的许多往事都围绕着它而展开，它就是河岸边的蒲，它顽强的生命力令我震撼，令我折服，生长在我心中的蒲永远是绿色的，一直是鼓舞我克服困难、伴随我成长、不断给我快乐的一种力量。

“蒲把根扎在淤泥里，对生存环境没有一点挑剔，但它的灵魂和肉体却是健康的。它没有伟岸的身躯，没有富丽的花穗，单株的也好，成片的也罢，看外表，人们几乎找不到它美丽的所在。从它破冻而出的那一刻起，它就没想展示什么，索取什么，它的使命就是在有限的时光里，为大地、为人类遮挡些许风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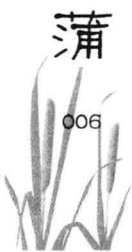
“蒲有向上的剑，在凌厉的剑锋上，你会看到它阳刚的精神；蒲有向下的根，在不嫌弃淤泥的根下，你会看到它阴柔的性格。我知道，它的美就在它的精神里，就在它的性格里，那才是最完整的美。在那绿色深处，你会透过它的茎感觉到它的根，被淤泥埋住的根才是它的灵魂深处，在那里，有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属于蒲。源源不断的，来自于根的力量，让它默默地突破自我，让它……”

“好了，别在我这练播音了。”

丁一明幽默地打断了方兰。他的目光死死地钉在那份《九河日报》上。他突然想起来，前不久，他把在乡下蹲点时写的散文手稿交给方兰，让她寄给《九河日报》文艺副刊，参加“我爱家乡”征文比赛。

“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你屋子里总是摆放几棵蒲的标本。”方兰终于抓住机会，诡谲地调侃一下丁一明。

“你又明白什么了？现在是工作时间。”丁一明不想在工作场合把这件事



闹大，于公，于私，他都喜欢低调做人。

“行行行，可你说过，散文发表了就请客，可别反悔。”

“请。找个晚上，找几个人。你安排吧。”

方兰出去后，丁一明的视线立刻转向书柜旁边的蒲标本，在一个一米高的陶瓷瓶里，有三株他亲手采自蒲河岸边的蒲草，浅黄色的蒲叶簇拥着三根土褐色的蒲棒，那是离开根的蒲，在办公室只能是一种象征，包含离开大自然的无奈。只有丁一明能读懂它，蒲的棒是一种语言，蒲的叶是一种精神，它阳刚过，阴柔过，它暗藏着的锋芒依旧。它忠实地伴随着丁一明，时刻提醒他，暗暗鼓励他，帮他树立军人人才有的亮剑精神。

丁一明的视线开始模糊，他眼前的蒲叶全部变成锋芒向上的利剑，蒲开始变绿，河里的水在静静地流，田野里的蝈蝈在不知疲倦地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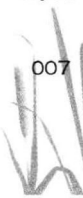
过了好长时间，丁一明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毛刷，走到他心爱的蒲边，细心地刷去蒲叶和蒲棒上的浮尘。在办公室里，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接触蒲，感受蒲。秘书知道局长酷爱蒲，轻易不去触碰蒲标本。为蒲标本清理卫生的工作只能留给丁一明自己。

近一年来，秘书发现，他们的方兰主任把局长室当成了展示自己个性的舞台，局长室简直成了她个人最得意的作品。造访过丁一明办公室的客人，都发觉这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风格，既有男人雄浑博大的力感，又有女人文雅细腻的气质。

方兰早就发现局长室里的蒲，但她搞不清楚几根干枯的蒲草与局长丁一明有什么情感上的联系，又不便硬生生去询问。在没看见那篇散文之前，那几根来自野地的蒲甚至让方兰看到了隐藏在丁一明身上的古板。方兰是不会允许她的丁局长有一丝一毫的古板的，她几次试图将那几根蒲草连同那古董似的陶瓷瓶子一同移除局长室，但掂量再三还是没敢动，她相信，反差越大的东西越是有价值的东西。

这局长室里，除了陶瓷瓶和瓶里的蒲标本不敢动，其他的一切她都毫不含糊地进行了“革命式”的干预，弄得丁一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窗帘是浅蓝色的，方兰认为，丁一明喜欢蓝色。沙发是酱红色的，这种红是她喜欢的。她的神来之作是摆在丁一明办公桌右前方的那棵高大的平安树，树干足有一人高，轮廓伟岸，枝叶茂盛，预示着和谐与发展，与丁一明采



制的蒲标本形成鲜明的反差。平安树有充足的绿，使这屋子充满生机和活力。她一共买两棵平安树，略大那一棵放在局长室，略小一棵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她在书柜一侧为丁一明准备一个对开门的封闭式衣帽间，方兰规定，丁一明的衣服不许挂在外边。就连丁一明专用的茶杯也经历一场革命，由方兰亲自去超市挑选。同样是玻璃杯，先前那个一看就知道是装过咖啡的，什么好茶倒进去都会黯然失色，但方兰选的这个，空杯摆在桌上就很显眼，有品位，特别是水杯上的图案，格外醒目，是一只扛着蘑菇的大兔子，她知道丁一明属兔。

方兰也有独立的办公室，虽然比丁一明的小许多，但女人味儿十足，在属于方兰的空间里，内容并不比丁一明的少。

从局长室回来，方兰还沉浸在那篇散文的境界里，她的心已经随着散文跑到丁一明的家乡，她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丁一明，想他的童年，想他家乡那里流着丁一明童年的小河，想那里的泥土气息与野花的芳馨，想憨憨傻傻地不停地叫着的青蛙与蝈蝈，最后是挺拔的蒲。蒲，你究竟与丁一明有着什么样的情感联系呢……

一阵沉稳的脚步声，打断了方兰的遐思，她能听出来，这脚步声是丁一明的，只有丁一明的体重和他那几款皮鞋才能发出这样的脚步声。在长长的走廊里，经常有人走动，但丁一明的脚步声非常特别，她一下就能分辨出来。丁一明的脚步声停在她的门前，“咚咚咚”，标准的敲门声传进屋里，她迅捷地向门外的丁一明发出回应：“请进！”

丁一明轻轻地推门而进。

“丁局？”方兰故作惊讶，想掩饰内心的烦乱。由于迟迟没换工作装，她还略微有些不自然，白皙的脸上露出少许的红。局里规定，上班时要穿局里统一定制的工作装，这个规定正是她方兰提议、丁一明认可的。

“给各区局发通知，让他们抓紧上报对医疗改革方案的意见。”丁一明根本没有发现方兰脸上的异常，他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好的，不过，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是有关改革的消息？”

“是，可也不完全是。也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听说有几个区里的头头去市长那里诬告你，反对你搞医疗社区化和专业化。”

“有可能。”丁一明望着方兰，“你觉得我们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吗？”

“说不好，我担心市长听信那些人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了。改革嘛，说穿了就是矛盾双方的利益再分配，资源再分配，我们强调条条管理，他们强调块块管理，换位思考也正常。”

“万一市长一动摇，你就麻烦了，不光是医改有麻烦，其他方面也麻烦，我说的是其他方面，这个意思你懂吗？”

方兰找到了平时与局长对话的勇气，也忘了自己还在穿裙装，她认为她谈论的话题比那些都重要。“我还听人说，即使你把医疗改革搞成了，你的卫生局长也干到头了。”

说到这儿，方兰突然又把话拉回来，“都是小道消息，只供丁局参考。我得换衣服去了。”她边说边起身要走。

“人挪活，树挪死，换个地方也不错，都说我是年轻的老干部，习以为常了。”丁一明很平静，他甚至想让方兰把这些心里话告诉那些人。就医疗专业化社区化的问题，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此刻，他不想说，也许还不到说的时

候，他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架势问方兰：

“你希望换局长吗？”

“……”

方兰停住脚步，惊讶地看着丁一明，无语，瞬间沉默，她眉宇间飘过莫名的无奈，像闪电，准确地说，更像是晴朗的夜空划过一颗流星。闪电也好，流星也好，毕竟是虚幻的，精神上的，让方兰无法忍受的是心头留下一丝实实在在的痛，飘不走，也抹不去。她的目光停留在平安树上，她默默地在心里祈盼：希望那一对平安树能给他们带来平安。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我从心里谢谢你。平时看你很粗拉的，男人味十足，想不到你心还挺细。”

“局长别忘了，我是女人。”

“还有，我想想，是什么来的……哈，是考察的事，瞧我这记性！你抓紧办好去荷兰考察的前期工作。”

“没问题。如果你带队，我建议向市长请示，必须向市长请示。”

“我的事我办，其他的事你办。”

“你想什么时候走？”

“8月28日。”

三

2006年8月28日，经过10个小时的空中飞行，由丁一明带队的九河市医疗设备考察组，来到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他们要为刚竣工的残障康复医院采购一批医疗设备，同时考察北欧的医疗体制和医护水平。

接机的是一位充满青春和活力的华人留学生，在陌生的语言环境里，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丁一明一行感到无比亲切，听着用熟悉的普通话介绍的北欧风光，亲眼目睹北欧的一草一木，大家顿时忘却了时差，忘记了旅途的疲倦。留学生是受人指派，来担当他们的临时翻译。在留学生的引导和帮助下，丁一明一行顺利地入住一家完全是北欧风格的酒店。

方兰和局审计处长同住一室，两个女伴正在换衣服，丁一明就来敲门，她们很紧张地问：

“谁？”

“我，丁一明，你们不用开门。方兰，你马上找到徐信平副局长、康复医院的江波院长、阳光工程公司的李经理，请大家马上到我客房开会。”

“哎，我马上办。”客房里面传来方兰干脆历练的回答。

在丁一明的客房里，他环视一下方兰找来的人，带着明显的歉意对大家说：

“快坐下，先享受一下北欧的沙发，你们瞧瞧，宽大、舒适，欧洲人真会生活啊。”

见大家坐好，特别是方兰，她把笔和笔记本都放在茶几上，已经准备好做记录了。丁一明急忙摆手，示意大家用不着记录，然后用他惯有的大实话来解开人们的心疑。

“急三火四地找你们来，开个短会。我是团长，带队来是市长同意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已经向市长汇报了，现在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此行的中间人是我的前妻，叫韩健，她现在是波恩大学的老师。刚才的留学生就是她安排



的，与我们做买卖的都是她父亲的外国朋友。我做事，向来是情归情，理归理，买卖公平，力求双赢，不赢不行。我在这里郑重地要求大家，所有的商务洽谈都不能掺进我的因素。所以，接下来的活动主要由我局徐副局长负责。”

事前，只有徐信平知道这个情况，因而其他人在听了丁一明的说明后才恍然大悟，人们一齐用惊异的目光观察他，尤其是方兰，她脑海里像被扔进一颗炸弹，突然间感到丁一明的陌生，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朝夕相处的局长还有这么多令她陌生的东西。

“战略上还是丁局做主，战术上我会全力负责。”

心里早有准备的徐信平马上回话，并想以此扭转大家的惊异。审计处长急忙给徐信平帮腔：

“丁局，建议你有时间多陪陪韩健，看看孩子，我们大家多辛苦一点，你就放心吧。”

“谢谢各位，那就拜托了。”

丁一明实在是受不了大家的目光，特别是方兰那双眼睛，他不想把个人情感与工作牵扯到一起。

见方兰摆弄笔记本，徐信平起身去送客人，以他徐信平的智商，他能猜到方兰此刻的心思。他在有意留给他们两个短暂的沟通机会。

当屋里只剩下丁一明和方兰时，方兰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她使出浑身解数来让自己镇定，在镇定的丁一明面前，她不想流露出一丝破绽来。尽管她的内心世界已经很复杂、很矛盾。

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那种烦躁，像一团潮湿的棉花，严严实实地堵在她的心口。她感谢徐副局长没有关门，这多少能让她透出一丝气息，也许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原因，自己非要多留下这一会儿，肯定不是因为手里的笔记。她更弄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自己还要主动开口问丁一明：

“丁局，嫂子在国外？”

方兰头一次觉得和丁一明说话还会别扭，她搞不清如何称呼韩健。

“已经离了。”

“那——她来吗？”

“来，等孩子下课，他们就飞过来。”

“需要我做点什么？为韩健。”

“不用了，你要为大家搞好服务。”

“我知道了。”

方兰走到门口，突然转回身，用平日里并不多见的目光看着她的局长：

“她来了，能先告诉我吗？我想见见她。”

“能。”

四

北欧人最讨厌的是噪音，最喜欢的是城外天然的那种安逸，因而投资者大多把星级酒店建在郊外。丁一明所在的酒店就建在一座小山上，一条并不宽敞的柏油路让小山与城市相连，但在山上是看不到路的，高密度的绿化几乎把酒店的几座楼房都掩盖在绿色里。

雨后的天空还找不到一只飞鸟，风雨过后的云显得清新而高远。晚霞是从森林的缝隙里穿过来的，无数的光拧成十字旋转着，一闪一闪的，那不是电影里的蒙太奇，那是树的无声的语言。树与草的枝叶在轻风里争相起舞，沉甸甸的清纯的雨滴在叶片上滑来滑去，它们并不在乎自己生命的短长。

丁一明无心浏览异域风光，早早就回到酒店。尽管客房很宽敞，但丁一明还是有些压抑。对韩健和孩子的想念已经无法在这小屋子里展开，他迫不及待地独自来到酒店的接待大厅。

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们母子，丁一明又从酒店出来，沿着机动车道向山下走。步行10分钟，他就望见海湾了，海对面的山庄重里透着威严，即使远远望去，也能令人肃然起敬。山把根扎在海里，纹丝不动的山峰，向世界展示它坚毅的品格。山的腰身被绿色的植被覆盖得严严实实，深奥无比，模模糊糊之中，有一种人类永远无法知道的内涵。山的顶峰堆积着终年不化的白雪，仿佛来自天堂的积雪，高傲，圣洁，让身在夏夜里的人们能触感到冬的寒意，云把白色世界与绿色世界分开，丁一明的内心世界也开始飘起云海，但心中的云海无法分开一家人的过去和现在。

丁一明停下来，用心感受那山，用心感受那云上的雪和云下的绿，那种勃然向上的意志，让他想到家乡的蒲。

他深吸一口异域的新鲜空气，将目光转向天空，在云与云之间，不断有飞机穿过，拖着细而长的白烟，一道道白色的轨迹在天空交织着，那是人类在高远的天空留下的印痕。他在猜想，不知道哪架飞机里，正坐着韩健和他们的一双儿女。

那是两年前，韩健带着他们的双胞胎儿女移居德国。儿子丁晓阳进了一所大学学美术，女儿丁晓月在另一所大学里学眼科。丁一明知道，那都是韩健的主意，她是在刻意引导孩子们远离政治、远离经济。丁一明知道，晓月本来想学法律，并且已经取得了他这个做父亲的支持，然而还是没能过韩健这一关。晓月渴望父亲能再一次说服母亲，结果丁一明又碰了一鼻子灰。在为下一代选择前途时，韩健的心铁定的坚决，她坚信，她有能力让儿子当画家，让女儿当医生，她绝不能让两个儿女走丁一明的老路，她无法容忍那种傲视一切的工作狂人。不仅如此，父辈和祖辈两代人的苦难经历也让她感受到了人世间官商打拼的残酷，结果无非都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记忆里，在心灵深处，她从小到大一直厌恶官商，祖父与父亲在赢得财富之后带回家的兴奋，没有一次能给她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但祖母和母亲为男人流出的眼泪，却在她内心产生刻骨铭心的痛。

她不愿看到鸟为食亡，但她能够接受鸟为食亡，她能理解人为财死，但她不允许自己的亲人为权财所累。从政的丈夫让她感受到了官场竞争的乏味，她恨尔虞我诈，她怕谨小慎微。韩家祖上经商，虽然有残酷的一面，但毕竟留给她一笔巨额财富。而从政的丈夫在留给她一双儿女之外，却让她的感情世界失去了春天。韩健做过很多努力，想劝丁一明到欧洲，只要不经商不从政，干啥都行，结果她失败了，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志不同，道不合，他们只能分手了。

女留学生已经返回去接韩健和孩子了，因为要开会，丁一明没能同往，因此他心里很内疚，决定站在山口等他们。

两年没见了，在异国他乡，丁一明猛然间意识到职场以外还有许多东西，而且全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其中最让人留恋的原来是亲人，是亲情。

他一直用手握着的移动电话响了，此刻他最盼望的就是手机响，手机一

响，他们就到了，他用快于平时几倍的速度去接听移动电话。

“一明，你们住下了？”手机里传来韩健的声音，“我们到了，晓阳、晓月都来了，正往你那里赶。”

“好，好，我在山口等着呢。”

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很快，女留学生的车就上来了，停在丁一明的眼前。先下来的是女儿晓月，然后是儿子晓阳，最后是韩健。韩健关上车门并示意留学生开车先走一步，他们准备徒步走上一程。

“爸！”晓月一个脖搂儿扑上来，女儿的身体像一团热乎乎的云团包裹着丁一明，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骨肉亲情，他抱紧女儿抡一圈才放下她，腾出右手又搂住赶上前来的晓阳，父子三人紧紧地搂在一起。丁一明像棵稳重的大树，任由晓阳、晓月缠绕。眼前的一幕让韩健深受感动，韩健是几乎没人能感动的那种女性，然而，三个人的一举一动像现场直播一样，确实是在淋漓尽致地体现人的原始本性。平时只能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一幕现在真实地摆在韩健眼前，没有编剧，也不需要导演，情到最真处，人与人之间就不需要表演了，只要按照真实感觉去做就足够了。任何一种动作都精彩，任何一句语言都动听。韩健不得不为这真实的骨肉亲情而动容。

“妈妈，你快过来呀。”

晓月挣开父亲的臂膀跑向母亲，女儿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一齐向酒店走去，晓阳紧随其后，不过没有走多远，晓月就抽身了，她和哥哥一起快步走向前面，故意留下妈妈和爸爸走在后面。

“卫生局好干吗？”韩健问，“你的专业化咋样了？”

“还行。你呢？身体怎么样？他俩表现好吗？”

“晓阳要强一些，认学，最近的画有很大起色。晓月差些，总是不安心学医，总想学法律。晓月太像你了，总想涉足社会。”

提到晓月，韩健脸上露出责怪，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必然会触及丁一明和韩健的痛楚，这种痛楚在异国他乡别有一番滋味。刚刚被感动的韩健竟然也感伤起来，心里翻江倒海地涌动，泪水情不自禁就流下来。丁一明把一包纸巾递给她，并且诚恳地表达歉意：

“那件事怪我，不过晓月还是听话的孩子，你多操点心，一会儿我再跟她说说，现在我也不希望她过早涉足社会，太累了。”